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

都市慢生活

凤凰山

生活

08

2020年7月10日

星期五

邮箱:
3213456266@qq.com主 编: 薛 良
编 辑: 蔡 伟

农家肥和医疗证据

医院最忙碌的时间,一般是上午,很多时候中午不能按时下班,于是就点三五人的餐。如果你不是医务工作人员,作为朋友刚好和我们一起吃工作餐,你得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。

比如那天中午是这样的:几个医生正吃饭,护士来报N床腹痛呕吐,值班医生碗一搁嘴一擦,抓起听诊器就奔出去。一会儿返回,一边在电脑前开医嘱,一边给我们讲述呕吐物特征,大家讨论着病情,故意相互恶心,指着南瓜汤问,是不是这个颜色?总想把谁恶心得吃不下饭,享受作弄人的快感。然而久经考验的医生们,依然大口咀嚼吞食,还故意盛碗汤,吧唧着嘴巴表示毫不在乎。

相信所有的医生都听过这个段子:教授泡一杯酩酊浓茶,讲到黄疸性肝炎小便颜色时,指着杯中液体,告诉学生就是这种深黄色,然后拧开杯盖,从容喝下一口肝炎患者小便颜色的茶水。你胃弱吗?多经历几次这样的情景教育,胃的承受能力会提高很多。

在日常生活中,人体排泄物被视为污秽肮脏的,人们避而远之。宫廷剧中,那些

失宠的嫔妃或获罪的太监,经常被惩罚去涮洗马桶,可见俗称“屎尿”的大小便便,在人们心目中是何等轻贱。

但是这些排泄物到了农民伯伯那里,就变得有价值有意义。农民指着卖相不佳价格偏贵的菜说:我这是没撒化肥,用农家肥务(方言“种”之意)出来的。这里所谓的“农家肥”,就是人畜的大小便,极具植物生长的营养成分。很多年前各家都没有卫生间,单位几幢楼会有一所公厕,附近农民用很长的竹竿绑着粪瓢,伸进粪池里舀这种臭臭的混合物,甚至为争这些农家肥还吵架。

然而还有比农民伯伯,更稀奇这些排泄物的,那就是咱临床医生和检验科医生,只是我们比他们关注的项目更多、内容更丰富,除了大小便便,还有呕吐物、痰液,甚至俗称“屁”的肛门排气。这些东西的数量、性状等特征,在医生们眼里,都是可以帮助诊断、判断病情的重要信息。

赵医生就不在此展开科普知识讲述,讲深了你不懂,讲浅了百度上都有,以后有时间我再写医学科普文,现在依然使用文学风格写作。动物在自然界摄取水分、食物、阳光和空气,在体内循环一圈,取其精

华弃其糟粕,各种排泄物回归自然再利用,这是一个平衡状态。倘如平衡破坏,排泄物回归受阻,或者过多排泄,都是疾病的根本。

50年前,一对年轻夫妇,正沉浸在第二个女儿出生的喜悦之中,噩运忽至,刚出生3天的婴儿突然吐血并貌似昏睡不醒。镇医院不能治疗,马上转上级医院。父亲抱着婴儿坐上一辆颠簸的拖拉机,全程2小时双手悬空托着孩子,避免抖动加重病情。产后虚弱的母亲,伤心害怕:抱走的孩子,还能再抱回来吗?

小婴儿幸运,遇到极负责任的医生护士。到了医院呼吸微弱,医生在鼻边贴一丝棉,根据棉丝动度判断孩子还有呼吸,并告知父亲如果孩子撒尿了就有救。几小时后,小婴儿兀然打湿一小块尿片,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。医生欣慰地宣布:好了,没事了,快接妈妈来给孩子喂奶。

你猜得没错,这个婴儿就是我,父母在我长大后,反复讲述成为我脑海的记忆。从此后,赵医生鲜活蹦跹,高歌猛进,茁壮成长。现实中,尿液这种让人捂鼻、带着臭味的黄色液体,却可以给医生提供诸多信号,成为医疗中重要的检查和检测项目。

当年高考,赵医生没能把握住命运的缰绳,野马脱缰,从工学院的制造专业,调配到了医学院临床医学系,从梦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,却成为一名医生。想来,冥冥之中,那一泡标志新生的尿液,定是要我报答当年医生救命之恩。

所以你到医院,医生会让你检查大便、小便或痰液、呕吐物,不厌其烦在查房时,用通俗的语言问:今天屙尿没?拉屎没?打屁没?教导新入职的医生,必须亲眼查看患者的排泄物,不能只听他们叙述,那是因为它们在疾病的诊断治疗中,有着重要的价值。

瞧,这些排泄物,农民变废为宝,成为农家肥;医生窥斑见豹,成为医疗证据,自然界中就没有毫无用处的东西。

桐花开了

□刘俊萍

一抬头,那一树淡紫色的桐花,依然静静地立在枝头。

天空很蓝,蓝成了一段绸子。朵朵淡紫色的桐花点缀其间,显得分外妖娆。我嗅着桐花特有的芳香,慢慢地闭上了眼睛,思绪飘飞,仿佛回到了儿时那个桐花盛开的春季……

“快来看!快来看!”家明远远地看见我,就手舞足蹈地叫起来。

“看什么?是蚂蚁搬家吗?”我一溜烟地跑过去,伸着脑袋问。

家明马上用大半个身子快速地遮住了地上的东西。然后他抬起头来,说:“你先闭上眼睛,我才给你看!”

“是什么东西呢?”我想着、笑着,乖乖地闭上了眼睛等待着……

我妈是上海下放知青,在大队部的小学里教书。

我那时大概四五岁的样子,没有什么玩伴,整天跟着我妈,可谓是我妈的小尾巴。

而家明,和我的年龄差不多。他的母亲也是大队部教书的,也同样缺少玩伴。于是,他成了我的尾巴。我,自然也成了他的尾巴。

因为我们年龄尚小,还没到规定读书的年龄,就只能各自跟着母亲在教室里瞎混。

我那时就坐在讲台边,母亲特地为我准备的小凳子上,翻看着母亲给我买的画册。

偶尔抬头看一看那些顽皮的孩子,我看到那些孩子,高矮不一,脸都晒得很黑,头颈里还有没洗干净的一条条的黑印子。穿的衣服上缀满了补丁。但他们却一点都不在乎。

母亲给他们上课,常常是从教室的前头走到后头,又从教室的后头走到前头。一节课就是这样边讲边走。调皮的孩子也有坐不住的时候,屁股扭得凳子咯吱响。母亲就敲敲这个的桌子,摸摸那个的头。他们总是瞪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看着母亲。

有时候,他们看到我在看他们,正好母亲背对着我,他们就用那双黑乎乎的小脏手拉开腮帮子,对着我一个劲地做鬼脸。直到把我笑得从小凳子上滚到了地下才肯罢休。

母亲听到响声,赶紧奔过来从地上抱起我,看我有没有摔伤。她还以为我是坐着睡着了,才摔的跟头呢!

我紧闭双眼,屏住笑,不出声。我才不会出卖那些顽皮的孩子呢!

教室就在大队部,很是敞亮。有天然的泥墙、讲台。窗户没有玻璃,天冷的时候,就用塑料薄膜把窗户钉起来挡风。天热时就把塑料薄膜取下来,让窗户敞开着。让自然风吹进来,常常听到风把书吹得哗哗响。坐在教室里,就能与大自然同呼吸了。

“可以睁开眼睛了!”过了一会,家明拍拍手上的灰尘说。

“哇!好多的花呀!”我惊喜地叫了起来。

它们就像是一个个淡紫色的小喇叭,静静地躺在那,散发出迷人的香气。

“喜欢吗?”

“喜欢!”

“喜欢就全部送给你!”家明把手一挥,大方地说。

“太好了!太好了!”我拍着小手欢呼起来。

“我帮你戴在头上吧!”家明说着,就拿起了花朵,我温顺地闭上眼睛等着。他轻轻地把桐花插进我的发丝中,那种痒痒的感觉,就像是小蚂蚁在我头上爬。最后,连两只耳朵上也被戴满了花。

“好了!”家明大功告成地拍拍手,开心地地说。

“我漂亮吗?”我睁开眼睛,满心欢喜地问。

“太漂亮了!像新娘子!”他煞有介事地说。

“那你就做我的新郎官吧!假装我们成亲!”我兴奋地说。

“好啊!好啊!新郎官也要戴花的。”他认真地拿了一朵桐花,插在了胸前的门襟里。

“来,我背你。”他学着大人的样,背对着我弯下身子来。

“新郎官都是要背着新娘子的。”他慢条斯理地说。

“好!”我开心地趴在了他的背上。任由他摇摇晃晃地背着我到处晃悠。不想,他却把我摇进了梦乡。

我做了一个长长的梦,梦见我和家明都长大了。然后,我们真的成亲了。我们一下子就有了两个孩子,一个长得像家明,一个长得像我。其实,那不就是我和家明吗?我笑醒了,却发现自己竟

然躺在母亲的怀里!

“我怎么在母亲的怀里呢?”我睡眼惺忪地挠挠头,百思不得其解。

“睡醒了?你可把家明那孩子累坏了!怎么在他背上就睡着了呢?怪不得老是在教室里摔跟头呢!你这个小子还真是贪睡呢!”母亲用手指点着我的额头说。

“小家伙背着你,累得满头大汗,还好被我看见了!才把你抱下来。”母亲说着事情的经过,这正好也解了我心中的疑惑。

“给你吃糖!”再次看到家明时,我把一粒大白兔奶糖捧在手心里给他。

看到大白兔奶糖,家明的眼睛亮亮的。他伸出舌头添了一下嘴唇,“咕嘟”一声咽了一下口水,却没有伸手接。

“真的是给我的吗?”他不相信地问。

“是给你吃的,拿着吧!只有这一粒了,不吃可就没了啊!”我催促着。

他伸手接过了奶糖,眼睛清亮清亮的,里面溢满了快乐。然后小心翼翼地吧糖纸剥开,露出一层白色的膜来,顿时,奶香扑鼻。他吸了一下鼻子,小心翼翼地撕开白膜,一半塞进了我的嘴里,一半塞进他自己的嘴里。

那层白色的膜,有股淡淡的奶香,很快粘在了舌头上,口水便像山洪一样爆发了。我和家明都“咕嘟、咕嘟”直咽口水。

家明已经迫不及待地吧雪白的奶糖放进了口中,他齙着牙,咬了一半给我。我笑了,用舌头爱惜地舔着那半粒奶糖,觉得越发地香甜了。

后来,母亲不再教书,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家明。

可是,每到桐花盛开,我都会想起往事,想起我曾经的小新郎官……